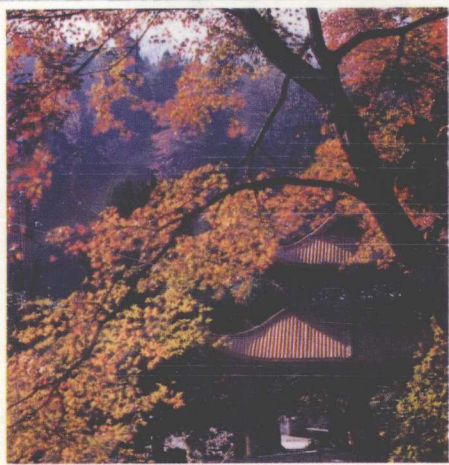


新民晚报丛书

未晚谈三编

林 放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未晚谈三编

林 放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9号

封面设计 王希明

版面设计 章慧珍

未 晚 谈 三 编

作 者	林 放
责任编辑	罗伟国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排 版	上海中华印刷厂
印 订	宜兴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 插图 3
版 次	1994年8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字数 65 千字
书 号	ISBN 7-80569-976-3/G·66
定 价	5.80元

目 录

陈家大瓷盘	1
八大文化名人	2
看戏的禁忌	4
替皇帝看病	6
名人的烦恼	8
难得糊涂	10
赵朴初驳王安石	12
所谓“闲言语”	14
刘绍棠说周扬	16
“软化”	18
王勃不知天高地厚	20
“鸟笼事件”	22
关公是个“统战盲”	24
文人与小偷	27
撒切尔夫人的骂人艺术	29
“江郎”何以“才尽”?	31
蜜蜂现象	33
丁玲的日记	35
徐老的妙喻	37

赶时髦·····	39
秦桧写《伯夷颂》·····	41
宰予昼寝·····	43
“太臭”·····	45
曾国藩纳妾·····	47
田小辫子的条陈·····	49
鸡鸣狗盗·····	51
绘芳堂的“来噻”·····	53
把操场、校舍还给学生·····	55
杜甫写“特写”·····	57
俗不伤雅·····	59
霸王别姬·····	61
教授为什么不卖茶叶蛋? ·····	63
徒然的“超负荷”·····	65
潇洒一点好·····	67
天真的苦肉计·····	69
《西游记》第28回 ·····	71
“恋栈”与“伏枥”·····	73
这里焚化过一条狗·····	75
华君武为什么不画这幅画? ·····	77
曹操和袁世凯·····	79
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	81
也谈“水分”·····	85
“参”而“考”之·····	87
某先生的礼貌·····	89
错,错,错! ·····	91

将军侃侃动惊雷·····	93
哀其不幸·····	95
这也是一种翻译艺术·····	97
明星的陨落·····	100
散文也从生活来·····	102
昂纳克搭错了船·····	104
扫除六害 谨防幽灵·····	106
说话和听话·····	108
这个题目出得好! ·····	110
花圈问题·····	112
问老子天下第几? ·····	114
举此一隅·····	117
对穷神宣战·····	120
以林冲的冤案为鉴·····	122
“炮兵司令的儿子”与王小平的爸爸·····	124
欣看山外山·····	126
清波桥头两只“熊”·····	128
恩怨抛大海 宏图上笔端·····	130
假话是怎样流行无阻的? ·····	133
受贿者如何? ·····	136
“老家伙”应当多说话·····	139
新年的祝愿·····	142
惜春春常在·····	146
改革出人才·····	149
后记·····	151

陈家大瓷盘

李一氓同志在《征途食事》一文中说到，他在陈叔通老先生家吃便饭，有时端出来的只有一个绝大瓷盘，除最后一人一碗汤外，别无二菜。那种大瓷盘现在很难找到，景德镇恐也不烧制了。直径当有五十厘米之长，拿三乘，盘的周围就在一百五十厘米以上了。这是清代末年做京官的派头。清朝政府下令京官宴席不许超过几道菜，要共体时艰。京官们就想出这个办法对付皇帝，只有一盘菜。而这一盘菜的内容可丰富极了，中心是大堆鱼翅，周围分五或六种菜，这才真正够得上称为美食家。

这个陈家大瓷盘使人想起现在的四菜一汤。为了“共体时艰”，咱们好像也行过四菜一汤的规格，听说后来的菜盘也跟着越来越大了。但似乎还没有大到一百五十厘米以上，这就还不够清末京官的派头；而且从“共体时艰”来说，也不如一盘一汤之彻底，即使是皇帝老头儿也没得好说的了。因此便把陈家瓷盘介绍于此，以供“我有对策”的美食家们参考。

(1990.2.27 新民晚报)

八大文化名人

新加坡一位华裔富翁捐资为八位中国历史名人塑像。塑像将竖立在当地公园内以宏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八位代表中国文化的名人是：屈原、岳飞、文天祥、孔子、郑和、林则徐、关公和花木兰。

看了这个名单，对于前面六位，我们多数人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对于后两位，似乎还可以复议一下。

关公，即关羽，他有一大堆吓人的头衔：关圣帝君、伏魔大帝、关夫子……又是侯，又是王，又是帝。清朝道光给他的最后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其实这都是小说《三国演义》瞎捧出来的，也是历代封建皇帝把他神化起来的结果。

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关公并不是什么值得赞许的人物。他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刚愎自用，气量狭窄。他排挤马超，歧视黄忠，妄自尊大，破坏了孙刘联盟的大局，终至战败身死。

像这样一个不识大体的武夫，就凭小说里“桃园三结义”的传说，而神化为江湖好汉讲“义气”的偶像，在关王庙或舞台上，我们看到的关公是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左手理着一尺八寸的美髯，右手拿着一本《春秋》。

关公就是这样一尊偶像。

这只能说是江湖帮会的英雄。拿他来同孔子、岳飞等人并列为文化名人，那就有点开玩笑的味道了。

我想，即使在关羽的同时代中，诸葛亮不是更够得上文化名人的资格吗？三顾茅庐，隆中一对，成为千古美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人民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是宰相政治，人们就会想起诸葛亮这位贤能的宰相来。当然，同时代的曹操也是文武兼资的大英雄，够得上名人称号。可惜他太爱杀人，杀孔融，杀杨修，杀吕伯奢，还能在梦中杀人，借刀杀人，所以只落得一个“奸雄”的称号，成为历史上的争议人物了。

还有一位花木兰女士。选择文化名人，总要有一位“半爿天”的女代表才好，所以选到花木兰。但是她的以女扮男，代父从军的事迹见于《木兰词》，历史上无从稽考。据人考证，花木兰的传说流行于北魏时的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如穆桂英的传说一样。传说只能当作传说，作为文化名人而查不到她的户口，似不合适。

我现在推荐一位女名人来代替花木兰，那就是唐代远嫁吐蕃去的文成公主。她把盛唐的文化传播到西藏去，对汉藏民族和好作出重大贡献。她不仅是“半爿天”的代表人物，也可以作为我国多民族合作和好的象征。除了文成公主，当然也可以考虑武则天。她是真正的女皇帝，很有本领，治绩也不错。只是她养了好几个“面首”，惯爱吃醋的道学家是不喜欢她的，她很可能是要落选的。

(1990.5.10 新民晚报)

看戏的禁忌

李登辉当选了台湾“总统”，那些抬轿子的徒众弹冠相庆，准备为他开庆祝会，预定演出京剧《安天会》来热闹一番。却不料马屁拍在马脚上，上面不让这出戏上演，怕的是这出戏会损害李的形象。

《安天会》就是《闹天宫》。这是齐天大圣孙猴子的戏，怎么会触犯这个李“总统”呢？莫非是因为孙猴子当过“弼马温”，蟒袍加身，玉带围腰，有点沐猴而冠的讽刺味？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看出李“总统”的内心是很虚弱的。

有这种禁忌的当然不止是李登辉。民国时期，有个北洋军阀曹锟以贿选手段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就在北京城的戏园子内禁演京剧《捉放曹》和《击鼓骂曹》，唯恐戏台上的曹操影射到他曹锟的身上来。这是很可笑的不自量。你曹锟哪里配得上攀比曹孟德呢？比起曹孟德这条龙，曹锟只是一条小爬虫而已。

记得解放初期，《四郎探母》也成了禁忌。好像海峡两岸都禁演过这出生旦并重的好戏。台湾国民党禁演此戏，说是杨四郎坐宫自叹，悲悲切切，会引起去台军民的思乡之念，沮丧士气，扰乱军心。大陆禁忌此戏，则认为杨四郎招亲异邦，敌我不分。这就使得杨四郎有十多年不敢在舞台

上露面。

现在是完全不同了。每年有上百万的杨四郎回大陆探亲，“见娘”而不必“哭堂”，高高兴兴，来去自由。回顾当年的禁忌，不能不感到幼稚可笑。

幼稚可笑还不要紧，有些禁忌还真的演成悲剧。例子吗？不远。大家回忆一下《海瑞罢官》这出戏吧。

为了这出戏，以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戏，写剧本的吴晗家破人亡；演戏的马连良、周信芳惨遭迫害，含冤而死。这可以说是戏剧史上的最残酷的禁忌和悲剧了。

因为舞台上出现过这种悲剧，所以去年上海的《曹操与杨修》出台时，大家也很紧张，唯恐触犯什么禁忌。据说，果然也有人把这个戏扯到知识分子问题上大发议论。幸好大家的头脑比较冷静了，把这个戏保下来了。看戏的态度比较健康了，看戏的禁忌逐渐减少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

(1990.5.12 新民晚报)

替皇帝看病

替皇帝看病，是很伤脑筋的事。皇帝的御医叫做太医，为皇家治病的机构是太医院和御药房。太医当然是全国的名医国手，待遇很高，这都不在话下。问题是皇帝一生病，你不能把他当作普通病人看待。替皇帝搭脉，叫做“请脉”。太医“请脉”要跪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据说，慈禧太后生病“请脉”时，腕部还包着绢帕，不许太医摸到她的玉腕。中国的医学本来讲究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但是对于皇帝，不好正眼平视去望，也不好靠近去闻、问，只凭“请脉”诊断，这就很使太医们为难了。秦瘦鸥同志所译《御香缥缈录》一书里，就有一章描写慈禧太后看病的，写得详细而有趣，很可以找出来读一读。

当然，太医们的伤脑筋还不仅是因为皇家的规矩造成诊治上的困难，同时还有一个精神负担问题。替皇上看病是只许医好，不许医坏的。皇帝的汤药煎好后，太医和太监要先喝一杯，表示没有什么，帝后才敢放心用药。万一出了差错，对于太医们可就祸从天降了。轻者革职，重则坐牢。大家知道，清朝的同治皇帝明明是生了梅毒的，太医们大概是“为尊者讳”吧，谁也不敢点明，只把他当作天花来医。同治死了，为他治病的太医李德立、庄守和等立即被革职；没

有杀头，总算万幸了。

以上说的，好像都是为太医们叫苦的话。其实，太医的苦难，同时就是皇帝的倒楣。因为他虽然能够罗致这么多的名医国手，却不能以平等态度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奴才一样看待；要他们跪着“请脉”。让他们看病施药，又不敢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贼子看待。在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负担下，太医们怎能够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呢？纵有很高明的医术，又怎敢施展出来呢？看一看太医院为皇帝看病的教训，不是也可以悟出一些对待人才的道理来吗？

(1990.5.14 新民晚报)

名人的烦恼

名人就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留芳百世，遗臭万年，都是名人。但是我这里说的是那些有好名声的，有名誉的人，不包括那些臭名人。

要说的简单意思是，名人虽然有很好的名誉，却不一定给他带来愉快与幸福。有个剧本叫做《诗人与名誉》，说一位诗人渴望成名，家中供养着名誉仙子的神像，每天写了许多首十四行诗献给她。终于有一天，名誉仙子惠然降临了。她把窗子打开，吹着喇叭，向窗外的群众大呼大喊，说某某是第一流的诗人，他喜欢的是什么颜色，他做诗用的是鹅毛笔，他现在吃的是咸肉和鸡蛋……等等。随着名誉仙子的喇叭和呼号，窗外群众欢呼狂喊：“好呀，好呀，好呀，……”可是诗人却受不了，哀求名誉仙子停吹喇叭，快点离开，而仙子却说，我现在不离开你了，要在这里歇脚了。

这个剧本只是象征性地说名誉给名人带来的干扰。欢呼的群众并不想听听诗人写的十四行诗，他们感兴趣的是诗人吃的咸肉、鸡子和女友之类的无聊琐事。诗人当初渴望名誉仙子的来临，而今请神容易送神难，送她不走了。名誉带来了灾难，十四行诗也写不成了。

巴金老人有一篇随想录《干扰》，也是讲的这件事。来

自四面八方的干扰,使得他听见门铃声就胆战心惊,扼杀了他刚要动笔的作品。可见知名度高不等于被人理解。有时名人的内心是很寂寞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鲁迅这位大名人也免不了有这种寂寞感。

但是人们的心理却需要名人来解除寂寞。像流行的时装一样,每年都有一个名人热。有一年是琼瑶热,有一年忽然来个沈从文热,今年呢,从春夏之交的情况说,可能要来个钱钟书热吧。说起来有点幸灾乐祸:钱先生亲手筑了《围城》,而他自己却陷进名人的“围城”里去,难以突围了。

名人也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事情的矛盾就是这样!

(1990.5.16 新民晚报)

难得糊涂

听到有这么三句的“悄悄话”：

见人用权得利你别生气。

自己无权吃了亏也别丧气。

一旦有了权就别客气。

三句话，听起来令人吃惊。综合起来，是属于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一种怎么样的世故人情呢？

忽然想到，这就是所谓“难得糊涂”啊。

见人以权谋私，你生气吗？你生气又有什么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难得糊涂”啊！

见到别人得利而自己却没有份，吃亏了，又怎么样？唉声叹气有什么用？谁叫你无权呢？吃亏就是便宜，这里就用得上精神胜利法，“难得糊涂”啊！

最后，一旦自己有了权，这可是大事情。怎样用好这个权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呀，你还是洁身自爱，激浊扬清呢？还是随浊流而扬其波呢？机不可失，别客气了，“难得糊涂”啊！

上面三句话，本来是见不得人的，只能是关起门来的私房话或床头话。三句话并起来就是“难得糊涂”四个字。

“难得糊涂”大概是旧名士郑板桥首倡的。他愤世嫉俗，

看不惯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因而玩世不恭地来个“难得糊涂”，寄托着悲痛、牢骚和幽默。

单是悲痛和牢骚还不要紧，怕是糊涂下去就会变成冷漠与麻木，形成一种社会忧郁症。

一定要治好这种“难得糊涂”的忧郁症，把冷却的心热起来，把泄了的气鼓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许再糊涂了。

(1990.5.18 新民晚报)

编者按：林放同志在1982年1月3日也曾用过此同一题目写过一篇文章，刊《新民晚报》，并被选进了1986年出版的《未晚谈》。